

读《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》札记

刘 世 杰

1991年秋，作者参加编写李修生先生主编的《古本戏曲提要》中的一些条目。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，对照蔡毅先生《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》（齐鲁书社，1989年10月第1版，以下简称《汇编》），得益匪浅。同时也发现《汇编》中有些误字、衍字、标点失误等情况。现仅就管见所及，随读摘出，就正于蔡毅先生及海内外方家。

一、张凤翼《西厢记考·序》

（一）《汇编》第一册第49页第8行（以下简称《汇编》1，P.49.行8）：

以故赤水屠先生、义仍汤先生均为当世博洽宏览君子，亦于《西厢》订证拟阅，盖不以曲词□视之也。

按：“□”应为“苴”（zhǎ 拈）字。因序文是行草，“苴”字不易辨认而误。“苴”通“渣”。《庄子·让王》：“其土苴以治天下”。土苴，喻极轻贱的事物。“盖不以曲词苴视之也”，意思是“不能因为《西厢记》是戏曲小道而轻视它”。

（二）《汇编》一，P.49，行10：

余以为□短钉铺撮传奇之雅调也，观者能会作者之意，则庶几得古人立教之旨矣。

按：“□”应为“非直”二字。因序文是行草，原文二字相连，不易辨认清楚而误为一“□”。“非直”意思是“不单单

是”。

二、茗柯生《博笑记·题词》

(三) 《汇编》二，P.1207，行10：

每见传奇家演至惊心动魄处，或令人泣下沾襟，或令人发上指冠，此亦足以明其感人深。

按：第三句“或令人发上指冠”中的“人”为衍字，应删。

(四) 《汇编》二，P.1207，行10

有出声律外者，无顾观场快□，义取忌忧，事资蠲忿，而必务出于心凜激烈，心亦不免传怀损气。

按“无顾观场快□”中“无”应为“矣”，且属上文；“□”应为“意”。“义取忌忧”中“忌”应为“忘”，因“忌”“忘”形近而误。“事资蠲忿”中“事”应为“乎”，且属上文。因“事”“乎”草书形近而误。“心凜激烈”中“心凜”应为“悲凉”，因草书形近而误。“心亦不免传怀损气”中“心”应为“似”，“传”应为“伤”，因不识草书而误。“有出声律外者矣，顾观场快意，义取忘忧乎！资蠲忿，而必务出于悲凉激烈，似亦不免伤怀损气。”

(五) 《汇编》二，P.1207，行11：

矧自古贤之名，貌正人之为，其事愈庄，而其为褻侮也乃愈甚，岂容事之所嘲，语语挑调之为善谑乎！

按：“矧自古贤之名”中“自”应为“斥”，因草书二字相近，且于下文“古贤”相连而误。“岂容事之所嘲”中“容”应为“取”；“之”是草书重文符号，故应为“事”；“所”应为“戏”。这句应为：“岂取事事戏嘲，语语挑调之为善谑乎”。

(六) 《汇编》二，P.1208，行1：

而所先□乃于世在，乃在传奇数种焉。先生既擅白傅谗妓之风流，又负周郎顾曲之神解，当其早望归，同啸歌永日，加以其才惊色，韵学探微，矢口即中宫商，援笔动成拍，

调，今世填词度曲者，业不奉先生所制为律。

按：“而所先□乃于世在”中“□”应为“盛”；“乃”应为“行”，因草书“盛行”二字连下而误；“在”应为“者”，因草书“者”与“在”形近而误。“乃在传奇数种焉”中“焉”应为“盖”，且属下文。“当其早望归”中“望”应为“赋”，《佩文韵府》“归”字引《朱子诗》：“莫待迷涂始赋归”可为一证，因草书“赋”与“望”形近而误。“加以其才惊色”中“其”应为“天”，“色”应为“逸”，因不识草书形体而误。“援笔动成拍调”中“援”应为“摇”，且“调”后应加句号。据此，该段应为：“而所先盛行于世者，乃在传奇数种。盖先生既擅白傅谕妓之风流，又负周郎顾曲之神解，当其早赋归，同啸歌永日，加以天才惊逸，韵学探微，矢口即中宫商，摇笔动成拍调。今世填词度曲者，业无不奉先生所制为律。”

(七)《汇编》二，P.1208，行3：

今若此记，则又特创新体，多采异闻，每一事为数出，合数事为一记，既不若杂剧之构于四折，又不袭传奇之强为穿插，能使观者靡不仰面绝缨，掀髯抚掌，而心讥心讽，可叹可喜之意，又未始不悉寓其间，尝吾世而有无寄愁天上，埋忧地下者乎！

按：“每一事为数出”中“数”应为“几”，因“数”与“几”草书形近而误。“合数事为一记”后应为句号。“又不袭传奇之强为穿插”后应为句号。“而心讥心讽”中“心”都应应为“似”字，因不识草书而误。“可叹可喜之意”中“喜”应为“悲”。“又未始不悉寓其间”后应为句号。“尝吾世而有无寄愁天上”中“无”应为“欲”。据此，该段应为：“今若此记，则又特创新体，多采异闻，每一事为几出，合数事为一记，既不若杂剧之构于四折，又不袭传奇之强为穿插。能使观者靡不仰面绝缨，掀髯抚掌，而似讥似讽，可叹可悲之意，又未始不悉寓其

间。尝吾世而有欲寄愁天上，埋忧地下者乎！”

三、削仙□《鸚鵡洲·序》

(八)《汇编》二，P.1275，行7：

《云溪友议》载韦南康二室事情甚奇，《唐语林》纪薛涛亦奇。

按“事情”二字中间应加顿号。通观上文有“传奇，传奇也。不过演奇事、畅奇情”，可知情、事不是一个词，而是并列的两个词。

四、逢萌生《灵宝刀·序》

(九)《汇编》二，P.1275，行10：

逢明生撰

按：“逢明生”应为“逢(páng)萌(méng)生”。逢为姓氏，周代有逢同，汉代有逢安、逢萌，逢本作逢，今本《后汉书》作“逢萌”，《孟子·离娄下》“逢蒙”亦作“逢蒙”。

(十)《汇编》二，P.1276，行1：

其妇奇，其婢奇，其颖类更奇，故表而出之以为传奇。

按：“故表而出之”后应加逗号。

(十一)《汇编》二，P.1276，行3：

逢明生识。

按：“逢明”应作“逢萌”。

五、陈继儒《〈麒麟鬪〉小引》

(十二)《汇编》二，P.1276，行7：

已为一家瑯征，韩蕲王龙韬豹，略超卓绝群。

按：“已为一家瑯征”中“瑯”应为“瑞”，因不识草书而误。“韩蕲王龙韬豹”语意不可解，下句首字“略”应属上文。唐代于邵《东川节度使鲜于公颂》：“龙韬豹略，天资默识，敦诗阅礼，行有余力”，可为一证。

(十三)《汇编》二，P.1276，行9：

夫人梁氏，空一潛踪，青樓寄迹，终完节操，冰霜比洁，麒麟毯上，因彪形而占英豪。

按：“空一潛踪”中“一”应为“门”字，因不识草书而误。“空门潛踪”和下句“青樓寄迹”相称。

(十四)《汇编》二，P.1276，行10：

零州劝进，脱夫于逗挠；蟠朗一疏，既夫于萋菲。

按：“零(yú于)州”，古无此州。春秋时宋地有地名“零”，在今河南省睢县境，《谷梁传·僖公二十一年》：“秋，宋公、楚子、陈侯、蔡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会于零。”细察此“零”字，当为“秀”字，因草书形近而误。秀州，五代时吴越置，浙江旧嘉兴府和江苏旧松江府皆其境。宋因之，升为嘉兴府，即今浙江省嘉兴市。“既夫于萋菲”中“既”应为“免”，因不识草书形体而误；且上文有“脱夫于逗挠”，“脱”与“免”相对成文。

六、吴梅《麒麟坠·跋》

(十五)《汇编》二，P.1277，行11：

《冷痴符》者，为高漫卿作，共四种：《灵宝刀》、《樱桃梦》、《鹦鹉洲》，及此记也。

按：“及此记也”中“及”是连词，故“及”前逗号应删。

(十六)《汇编》二，P.1277，行12：

白首南都后获此本，可云幸矣。

按：“后”应为“复”，因繁体“後”与繁体“復”草书相近而误；且“白首南都”后应加逗号。《吴梅戏曲论文集》（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83年5月第1版）中收有此文，可参考。

(十七)《汇编》二，P.1277，行13：

通本皆与《双烈记》相类，似即本《双烈》而改作者。

按：“似”应属上文，故“类”后逗号应于“似”后。全句标点为：“通本皆与《双烈记》相类似，即本《双烈》而改作

者。”

(十八)《汇编》二，P.1277，行13：

中用吕小小事，见《避乱录》。

按：《避乱录》应为《避乱录》，因不识草书形体而误。
《避乱录》是南宋王明清所著。

七、佚名《题汪无如〈投桃记〉序》

(十九)《汇编》二，P.1282，行12：

新都无如先生，学业宏肆，著作缤纷，贾其余勇，穷通于声律，与余交欢有年。

按：“穷通于声律”中“穷”应为“旁”，因不识草书形体而误。且“穷通”指贫困与显达，用之于声律，显然有乖文意。

(二十)《汇编》二，P.1283，行1：

此事播于都下，传于紫庭，至理宗皇帝亦且嘉扬而完聚之。

按：“传于紫庭”中“庭”应为“闾”，因“庭”与“闾”草书形近而误。

(二十一)《汇编》二，P.1283，行2：

第以命不由父母，言不通媒妁，婚媾大礼，男女为政，然非所以正其所谓宜，儒者噤口不道，无无曷为取而遍歌之？

按：“然非所以正其所谓宜”中“然”应为“恐”，因“然”与“恐”草书形近而误；句中第二个“所”应为“始”，因不识草书形体而误。该句应为：“恐非，所以正其始谓宜。”

(二十二)《汇编》二，P.1283，行3：

盖自太极分则有阴阳，有信物则有交搆，恢恢宇宙，安能人绳以礼法，家束以廉偶？而私合之事，何在无之？

按：“有信物则有交搆”中“信物”应为“阴阳”，因不识草书形体而误；从上句文意看，也应为“阴阳”。“家束以廉偶”中

“廉偶”应为“廉隅”，因草书形近而误。廉隅，棱角也，喻人的行为、品性端方不苟。《礼记·儒行》：“近文章，砥厉廉隅”，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：“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。”“何在无之”中“在”应为“世”，因不识草书形体而误。

(二十三)《汇编》二，P.1283，行13：

观黄姬末路守志，断发从一而终，持义凜若秋霜，矢志皎如烈日，则恶可以前之瑕掩后之瑜，以昨之短弃今之长，所谓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者，黄姬则有之矣。

按：“观黄姬末路”后应加逗号，“守志”后逗号应删，“断发”后应加逗号，故该处应为：“观黄姬末路，守志断发，从一而终”。“则恶可以前之瑕掩后之瑜，以昨之短弃今之长”句末应为问号。

(二十四)《汇编》二，P.1283，行16：

试取而绌绎之，意旨委蛇，则豁胸洞心之岳壑也；

按：“岳壑”应为“岩壑”，因繁体字“嶽”与“巖”草书形近而误。

八、姚华《三祝记·题词》

(二十五)《汇编》二，P.1285，行12：

熔裁经史作波澜，语语翻空下笔难。

按：“语语”应为“语不”，因草书“不”与重文符号形近而误。

九、吴梅《玉簪记·跋》

(二十六)《汇编》二，P.1287，行14：

潘、陈自幼结婚，陈投女贞观，虽未通名籍，顾既遇潘生，审知河南籍贯，岂有不探夫家之理，乃竟用青衿挑挞之语，淫词相构，殊失雅道，一不合也。

按：“乃竟用青衿挑挞之语”中“挞”应为“达（tà榻）”，因形近而误。挑达，又写作“挑挞”，意为轻薄、戏谑，语见

《诗经·子衿》：“挑兮达兮，在城阙兮。”闻一多《风诗类抄》：“挑达，（双声连语）往来轻疾貌。”

十、姚华《一种情·跋》

（二十七）《汇编》二，P.1297，行8：

词隐先生，以词名万历间，与清远并称。然《四梦》盛传，《还魂》尤享大名。词隐《义侠记》仅存《六十种曲》中，世亦无论之者。抑由清远才华灼人，词隐务竣矩矱而不屑以脂粉为工，适中于俗之所好恶故，其传不传如是耶。

按：“词隐先生”后逗号应删。“抑由清远才华灼人”中“抑”为古代汉语中表示轻微转折的连词，一般用来表示选择的疑问，故“其传不传如是耶”后应是问号。“适中于俗之所好恶故”中“故”应属下文，表示由于“词隐务竣矩矱而不屑以脂粉为工，适中于俗之所好恶”而得出的结论。据上所论，此段应为：“词隐先生以词名万历间，与清远并称。然《四梦》盛传，《还魂》尤享大名。词隐《义侠记》仅存《六十种曲》中，世亦无论之者。抑由清远才华灼人，词隐务竣矩矱而不屑以脂粉为工，适中于俗之所好恶，故其传不传如是耶？”

（二十八）《汇编》二，P.1297，行10：

予尝服膺词隐，景志为搜所作，欲使词坛条令，显于既衰。

按：“景志为搜所作”中“景”应为“素”，因“景”与“素”草书形近而误。

（二十九）《汇编》二，P.1297，行10：

国变一年，建于三月，适得此本。喜是词隐遗墨。如此快事，年来□迹也。

按：“年来□迹也”中“□迹”应为“仅遇”。我在查看原文时，发现该跋字体特小，“仅遇”二字不易辨认，且“迹”与

“遇”草书形体相近而误。从跋文中“国变一年”，末署“壬子太阴十二月十四日》看，可知是中华民国元年，即公元1912年。三月得到抄本《一种情》，九一个多月后就写了该跋。上文说“素志为搜所作”，现在“适得此本”，“喜是词隐遗墨”，故“如此快事，年来仅遇也”。

（三十）《汇编》二，P.1297，行11：

按景山，俗所谓煤山，寿皇殿后、西北，兴庆阁在焉。密迹宫掖，盖亦内庭绎事之地。

按：“寿皇殿后”后顿号应删。

（三十一）《汇编》二，P.1297，行12：

清沿明制，宫中演剧，皆由内监搬弄。

按“皆由内监搬弄”中“由”为衍字，应删。

（三十二）《汇编》二，P.1297，行13：

此或是常时演习口授写本，故脱伪间出，标目亦时有时无，掌故所存，不维徐者也，颇愿订正此本，因以词隐所著《南九宫谱》对勘读，有所笺正，而原本无余地，且甚惜之。

按：“此或是常时演习口授写本”中“常”应为“当”，因“常”与“當”草书形近而误。“不维徐者也”应为“不难徐考也”，因“维”与“难”、“者”与“考”形近而误；且此句末应为句号，故逗号应删。“颇愿订正此本”中“愿”应为“欲”，因不识草书形体而误。“因以词隐所著《南九宫谱》对勘读，有所笺正”中“著”应为“辑”，“正”应为“证”。

（三十三）《汇编》二，P.1297，行14：

更覆写本，以便丹黄，阅四日而讫者，适有《曲话》之作；更十有四日，乃书其尾。

按：“阅四日而讫者”中“者”应为“事”，因不识草书形体而误。

十一、附：《列仙传》《裴仙郎全传》

(三十四)《汇编》二，P.1304，行14：

园与生邻，风苍雪月之感，往往形之于吟咏间。

按：“风苍雪月之感”中“苍”应为“花”，因“苍”与“花”的异体字“𦵏”形近而误。“风花雪月”指男女爱情之事，如乔孟符《金钱记》第三折：“秦弄玉吹箫跨凤楼，动不动君王行奏，本是些风花雪月，都做了笞杖徒流。”

(三十五)《汇编》二，P.1305，行乙：

晓云喻其意，乃乘间言曰：“臣不二君，女不二夫，女志决矣。”

按：“女志决矣”后脱下引号。

(三十六)《汇编》二，P.1305，行4：

先是裴航出无所依，乃典衣入京师，求助于父执崔相国；且告以故相国，曰：“女死矣，夫复奈何？”赠钱二十万，令其游学郢中。

按：“且告以故相国”中“相国”应属下文，故应在“且告以故”后加逗号。“女死矣，夫复奈何”这句话应是相国所说，意思是：“女儿已经死了，丈夫还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
(三十七)《汇编》二，P.1305，行13：

姬曰：“予老而病，仅一孙女。昨有仙人授我丹药‘一刀圭’，非玉杵白捣之不可。君如垂爱，须得此贻我耳。其余金帛，无所用之。”

按：“一刀圭”是说话人（姬）的话，不必用引号。“无所用之”后脱下引号。

(三十八)《汇编》二，P.1306，行8：

姬曰：“此月殿云翘樊夫人也。已列高真，为刘纲仙君之妻，裴郎当以姨称矣。”

按：“裴郎当以姨称矣”后脱下引号。

(三十九)《汇编》二、P.1306，行12：

航乃佩剑谐云英往，度之道，遇友人卢顗，询航履历，航告以故，乃赠蓝田美玉紫府灵丹，且附书贻亲旧。

按：“航乃佩剑谐云英往，度之道，遇友人卢顗”中“谐”应为“偕”，因形近而误，偕，俱也，同也。且“度之道”中“度之”二字应属上文，“道”应属下文。度，即超度。“航乃佩剑偕云英往度之”意即“裴航就带上剑，同云英去阴间超度他们（指父母的亡灵）”。“道遇友人卢顗”意即“在路途中相遇友人卢顗”。“乃赠蓝田美玉紫府灵丹”中“蓝田美玉”与“紫府灵丹”中间应加顿号。“且附书贻亲旧”后为句号。

(四十)《汇编》二，P.1306，行14：

航曰：“老子有言，虚其心，实其腹。今人心多妄想，腹漏精液，无望仙果也。”

按：“虚其心，实其腹”见《老子》第三章，应该加单引号。“无望仙果也”后脱下引号。

十二、沈君谟

(四十一)《汇编》二，P.1310，行1：

沈君谟，字苏门，号鹤苍子，别署莱泾居士。江苏吴江人。

按：“莱泾居士”应为“莱径居士”。庄一拂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卷九在《一合相》后说：“《今乐考证》著录。抄本。题莱径居士撰，北京图书馆藏有两本”。这里“莱径居士”也应为“莱径居士”。

十三、莲海居士《一合相·序》

(四十二)《汇编》二，P.1310，行4：

莲海居士撰

按：莲海居士，即清代诗人尤维熊。元和（今江苏吴县市）人，字祖望，号二娱，乾隆己酉（公元1789年）拔贡生，当过云南蒙

自县知县，工诗词，尤长于词。有《二娱小庐诗词抄》，被清舒位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称为“一枝花”。从此《序》看，维熊自署蓬海居士，可补如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、《别号索引》、《室名索引》、《古今人物别名索引》等工具书之缺。故于此条后应加按语为妥。

(四十三) 《汇编》二、P.1310，行5：

不周崩而天不满于西北，尼闾泄而地不满于东南。

按：“尼闾”应为“尾闾”。《庄子·秋水》：“天下之水，莫大于海，万川归之，不知何时止而不盈；尾闾泄之，不知何时已而不虚。”《注》：“尾闾，海东川名。”稽康《养生论》：“或溢之以畎浚，而泄之以尾闾。”《文选》注引司马彪云：“尾闾，水之从海水出者也，一名沃燄，在东大海之中。尾者在百川之下，故称尾；闾者聚也，水聚族之处，故称闾也。在扶桑之东，有一石方圆四万里，厚四万里，海水注者无不燄尽，故名沃燄。”

(四十四) 《汇编》二、P.1310，行8：

当其时，虽有转旋乾坤，回斡造化之力，亦终于不能补，而彼文事者，方将抽秘聘妍，以虚而与之委蛇，使天下之奋臂扼掣，累郁叹息而不能已者，咸自有快然满志之一日，而天亦弗之靳者，何也？

按：“而彼文事者”中“事”应为“士”；“方将抽秘聘妍”中“聘”应为“骋”，因“聘”与“骋”形近，且不察典故所致。《文选·谢惠连〈雪赋〉》：“抽子秘思，骋子妍辞。”“使天下之奋臂扼掣”中“掣”应为“腕”，因“掣”与“掣”（腕）形近而误，掣读（qiān），通“牵”，掣读（wǎn），《仪礼·士丧礼》：“设决，丽于掣”，郑玄注：“丽，施也。掣，手后节中也”，又：“古文丽亦为连，掣作腕”，《汉书·郊祀志上》：“海上燕齐之间，莫不扼腕”，扼腕，手握其腕，表示激怒，振

奋或惋惜，《史记·荆轲传》作“搯挽”。

(四十五)《汇编》二，p.1310，行10：

莱泾居士之传尤云，其于死生恩怨之间，缺陷亦多矣。

按：“莱泾居士之传尤云”中“莱泾”应为“莱径”，见上文四十一条。

(四十六)《汇编》二，P.1310，行12：

既不免有缺陷之事，而亦使之归于历劫不能补之数，安用此文士之笔为乎于无始之始，而有诸微尘，聚诸微尘而成世界，因诸微尘世界而补以文士之笔，其是幻是真，奚俟解说而后明？

按：“安用此文士之笔为乎”后应为问号，“于无始之始”应属下文；“奚俟解说而后明”后脱“乎”。这里采用排比句式和顶针修辞手法，文气贯通。

(四十七)《汇编》二，P.1311，行1：

尝试拏其要而言之，婚宦者，微尘也；缺陷者，世界也。补之以文士之笔，《一合相》也。佛说微尘即非微尘，世界即非世界。佛说《一合相》即非《一合相》。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，佛说也，丈夫之笔也，吾儒之学也，何尝不一以贯之哉！

按：此段中“补之以文士之笔”后脱“者”，“丈夫之笔也”中“丈夫”应为“文士”，且标点疑有误；从上下文看，“微尘”，“世界”“《一合相》”，鼎足而三，三而合一；“佛说”，“文士之笔”，“吾儒之学”亦然。据此，“缺陷者，世界也”后句号应为分号；“世界即非世界”后句号应为逗号；“实者虚之”后逗号应为句号。

十四、张绪庭《一合相·弃言》等

(四十八)《汇编》二，P.1311，行11：

至若朱陈婚媾，文负嚶鸣，鼎鼎门楣，盟渝宿诺；恃多

金而坦腹人之无良，指匪席以铭衷女也不不爽。

按：“文负嚶鸣”中“文”应为“交”，因形近而误；交负嚶鸣，意思是彼此同气相求。“指匪席以铭衷”后应加逗号；“女也不不爽”衍一“不”字，见《诗经·氓》：“女也不爽，士贰其行”。

（四十九）《汇编》二，P.1312，行5：

诂只流连光景，眼花间兰畹之规？

按：“眼花间兰畹之规”中“眼”应为“仿”，因繁体“倣”与“眼”形近而误，且不察文意而致误。“花间”指文学流派。“兰畹”典出屈原《离骚》，后因谓兰圃为兰畹，此处指屈原“美人香草”的艺术风格。

（五十）《汇编》二，P.1312，行7：

绪庭张元龙拜题。

按：“龙”，应为“袭”，原文作“髴”。唐代褚遂良《倪宽赞》“塋”作“髴”，唐欧阳询《九成宫醴泉铭》“袭”写作“髴”。

（五十一）《汇编》二，P.1312，行9：

《金》经云：“是名《一合相》。直解谓：一合相者，真性也。真性弥沦六合，有而非有，无而非无。”

按：“《金》经”应为“《金经》”。古人用泥金书写佛经，故称“金经”。据下文所引，此文出于《华严大疏抄》，故“是名《一合相》”中的书名号应删。

（五十二）《汇编》二，P.1314，行2：

似畔牢愁似解嘲，非关人世慕金貂。

按：“非关人世慕金貂”中“人”应为“人”，形近而误。

（五十三）《汇编》二，P.1314，行5：

莲海居士无维熊。

按：“莲海居士无维熊”中“无”应为“尤”，形近而误。尤维熊，见上文四十二条。

(五十四) 《汇编》二，P.1314，行11：

八咏楼头咽玉箫，隐候乐府排云出。

按：“隐候乐府排云出”中“隐候”应为“隐侯”。隐侯，梁代创四声八病的沈约的字。

(五十五) 《汇编》二，P.1314，行12：

麟角煎胶尚愁断，争奈年来枯竭肠？

按：“争奈年来枯竭肠”中“竭”应为“渴”，形近而误。《佩文韵府》“渴”字条下引王损之《饮马投钱赋》：“乘匹而来，念兹枯渴。”

(五十六) 《汇编》二，P.1316，行8：

莫道文章事可疑，天留欢若试情痴。

按：“天留欢若试情痴”中“若”应为“苦”，因“若”与“苦”形近而误，致使“欢若”不可理解。

(五十七) 《汇编》二，P.1316，行10：

谁穿尼闾泄恨海？空逗秋雨补情天。

按：“谁穿尼闾泄恨海”中“尼闾”应为“尾闾”，见上文四十三条。

(五十八) 《汇编》二，P.1316，行12：

林下风致好清静，多情翻似无情意。

按：“多情翻似无情意”中“意”应为“境”，因“意”与“境”形近而误。“境”通“境”，“无情境”即“无情境”，与上文“好清静”相对成文。

(五十九) 《汇编》二，P.1317，行1：

是耶非耶良不痴，此何侥倖彼何痴！

按：“是耶非耶良不痴”中“痴”应为“知”，因“痴”与“知”形近而误；且从文意上看，上句说：“对与不对确实不知道”（是耶非耶良不知），如用“痴”，则成了“对与不对确实不入迷”（是耶非耶良不痴），那么下句“此何侥倖彼何痴”中

的“彼”就“痴”了；从诗歌押韵常识看，两句诗末尾同是一个“痴”字，元人散曲和剧曲中屡见，古风或律诗中就没有。

(六十)《汇编》二，P.1317、行2：

同安何事继通义，妹花开本一气。

按：第二句句首脱一“姊”字未印上，应添。

(六十一)《汇编》二，P.1317，行11：

天台有路许重过，缥缈仙山未必讹。

按：“缥缈仙山未必讹”中“山”应为“仙”，“仙仙”，舞时飞扬貌，见《诗经·宾之初筵》，“舍其坐迁，屡舞仙仙”，朱熹《诗集传》：“仙仙，轩举之状。”曹植《乐府》“极情妙舞，仙仙体轻”。

(六十二)《汇编》二，P.1317，行15：

勿勿世界归情谱，草草婚姻托舞衫。

按：“勿勿世界归情谱”中“勿勿”应为“匆匆”，形近而误。

(六十三)《汇编》二，P.1318，行2：

右题《一合相》传奇七律一首，久未录出。今少云丈已宿草矣。

按：“今少云丈已宿草矣”中“丈”后脱“墓”字，应为“今少云丈墓已宿草矣”。

十五、阮大铖《双金榜·小序》

(六十四)《汇编》，P.1387，行5：

可已不自己，兜底羯磨，冀以传四方、垂久远，海上之夫，嗜而逐焉。

按：“可已不自己”中“己”应为“已”，因形近而误。

十六、阮大铖《春灯谜·自序》

(六十五)《汇编》二，P.1396，行9：

兹编也，山樵所以娱亲而戏为之也。娱矣，中不能无悲。

焉者，何居？夫能悲，能令观者悲所悲；悲极而喜，喜若或拭焉浣焉矣。要之皆娱。故曰娱也，其事臆也。于稗官野说无取焉，盖稗野亦臆也。则吾宁吾臆之。

按：“要之皆娱”后应为逗号，“故曰娱也”后应为句号。“其事臆也”后应为逗号，“于稗官野说无取焉”后应为句号。“盖稗野亦臆也”后应为逗号。

（六十六）《汇编》二，P.1396，行11：

愈为出凡三十有九闰一。示余也，悠也。

按：“愈为出凡三十有九”后应加逗号，“闰一”应属下，其后句号应删。该句标点为：“愈为出凡三十有九，闰一示余也，悠也。”

（六十七）《汇编》二，P1396，行12：

杜陵、长吉、长庆，降而渭南，近代新声，山樵饶习之已，而灼其非诗也。

按：“山樵饶习之已”中“已”应属下文。“山樵饶习之”已自成一句，若多一“已”，反为不当。据此，应标点为：“山樵饶习之，已而灼其非诗也。”

（六十八）《汇编》二，P.1396，行13：

兹编于诗余之余耳，可无屏也，莫之屏斯尔尔竟来仆矣，故速也。

按：“莫之屏”后应加逗号。

十七、阮大铖《春灯谜·自跋》

（六十九）《汇编》二，P.1397，行5：

余词不鼓，较玉茗而差胜之二：玉茗不能度曲，予薄能之。

按：“余词不鼓”中“鼓”应为“敬”，因草书形近而误。

（七十）《汇编》二，P.1397，行5：

虽按拍不甚句合，然凡辣喉~~滞~~齿之音，早于填时推敲小当，故易歌演也。

按：“虽按拍不甚句合”中“句”应为“丐”。丐，求也，又写作“勾”或“勾”。因“句”与“勾”形近而误。“虽按拍不甚丐合”意思说，“即使节拍不很符合要求”；而“不甚句合”就不可理解了。“然凡辣喉殚齿之音”中“辣”应为“棘（jī急）”，因草书“辣”与“棘”形近而误。“棘喉”就是唱不出喉。王骥德《曲律·论阴阳第六》：“毋论听者迂（一作逆）耳，抑亦歌者棘喉。”

十八、王立承《牟尼合·跋》

（七十一）《汇编》二，P.1405，行11：

其程秦本，则以之宴请清流及诸士人，显有不同。

按：“则以之宴请清流及诸士人”中“请”字为衍字，因承上“宴”字而衍，应删。

（七十二）《汇编》二，P.1405，行11：

董只见《伶词》之程秦本，遂照刊焉。授经刻书，至为精审，自非擅有改易也。其实，牛、邢、裴何异于程、秦、敬德？同是科介，毫无关系。因思其改，盖由此也。

按：“因思其改”中“改”应为“故”，因不识草书形体而误。

（七十三）《汇编》二，P.1405，行13：

大钺闻魏阉败，即急上疏劾之，若未闻也者。同时，并赏请开东林禁锢二疏，又密侦魏果败否，更具称明魏及重刻东林疏，盖唯恐魏诛之不实，为此首鼠两端。

按：“更具称明魏疏及重刻东林疏”中“明”应为“颂”，因不识草书形体而误；“刻”应为“劾”，因“刻”又写作“劾”，与“劾”形近而误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驻马店教育学院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魏文峰）